

社会大特写

# 家庭命案启示录

● 吕国勇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社会大特写

# 家庭命案启示录

吕国勇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：王铁珊

**家庭命案启示录**

吕国勇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9千字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7-5014-1187-5/I·430 定价：6.60元

印数：0001—6000册

## 序

“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。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  
本文所要叙述的就是发生在不幸家庭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命案。

社会是大家庭，家庭是小社会。社会的每一步发展、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家庭，家庭是社会的缩影。社会上纷纭复杂的矛盾会渗透进家庭。但家庭的矛盾何以发展到杀人的地步，我想，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我不是研究家庭问题的专家。我之所以如实记下这一个个家庭命案，是希望读者能从中领悟到自己所缺少或是所需要的东西。

我希望这形形色色的家庭命案永远不再发生。

# 目 录

## 序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. 绝望的归途 .....    | ( 1 )  |
| 2. 没有罪证的人命案 ..... | ( 36 ) |
| 3. 罪恶的父亲 .....    | ( 57 ) |
| 4. 人性不该死亡 .....   | ( 63 ) |
| 5. 妻子的复仇 .....    | ( 72 ) |
| 6. 凶手不是金钱 .....   | ( 84 ) |
| 7. 爱恨两匆匆 .....    | ( 91 ) |
| 8. 金钱与生命的赌博 ..... | (100)  |
| 9. 失踪的情人 .....    | (108)  |
| 10. 通向死亡的爱.....   | (121)  |
| 11. 案发歪头山.....    | (133)  |
| 12. 查询投毒人.....    | (146)  |
| 13. 5 名嫌疑人.....   | (154)  |
| 14. 死角.....       | (172)  |
| 15. 女应婚者的遭遇 ..... | (199)  |

## 1. 绝望的归途

1988年4月12日。

这天上午，阜康路派出所全体干警正在开会，一位神色慌张的男人走进来。这人看上去50岁刚过，身体健壮。他自称叫汪敏荣。说是最近几天外出，今早回家，见家中被盗，放在厨房的一台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不见了，屋内乱糟糟，不知还丢了什么。

派出所长立刻派出3人，赶赴现场勘察拍照。

现场是一处座北朝南的旧式平房，共计3间。房前有砖墙围成的小院，南北两个院门。北门完好无损，上着锁，南门已被撬坏。进入院内才看到，小院已由一堵墙隔开。汪敏荣住着这面的两间屋。

屋内所有衣柜、箱子和写字台的抽屉都被翻开，里面的东西扬了满床满地。3位民警对现场做了仔细勘察，没有找到指纹和足迹。水泥地上有笤帚扫过的痕迹，显然是案犯有意破坏了现场。

勘察结束后，开始了对报案人的询问：

“你发现家中被盗大约是几点钟？”

“大约是……6点多钟吧？……将近7点。”

“这以前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……在……在我女儿那里。”

“家里没人住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一直锁着。”

“你妻子呢？”

“我老伴她……”汪敏荣用下巴指了指隔墙的小院。“她一个人住那屋。我们……我们感情不和，分开过了。”

“发现家里被盗，你没去问问她吗？”

“我有好几天没见她了。她的门一直锁着。刚才我想爬梯子过去看看，刚上了墙头就见她屋里乱糟糟的没人，好象也被人翻过。”

隔开两院儿的那堵墙上搭着木梯子。3位民警相互望了一眼，便登上梯子进入邻院。

屋子不大，里面同样被翻得凌乱不堪。屋门的暗锁被撬坏，屋内一张双人床上，被翻乱的被子堆成一堆。

民警小马拍完照片，忽然闻到一丝不易发觉的腐臭味儿。他断定这异味儿来自床上，便把床上堆着的被子一层层掀开。掀到最后，3个人同时怔住了：被子下面是一具腐败的女尸！

尸体上着紫毛衣，下穿红线裤，侧卧在床上。露在衣外的手、脚和脸部都已腐败变黑。

局长付蔼杰和两位刑侦科长赶到的同时，市局郭副局长也带领侦察员、技术员和法医赶到了。

汪敏荣认定，死者正是他的老伴儿王桂琴。

经技术检验可以断定：王桂琴是在床上被人掐死的、死亡时间大约在5天前，也就是4月7日凌晨1点钟左右。虽经仔细勘察，仍未能从现场获得任何有利于破案的痕迹。

当询问汪敏荣这屋内丢失了什么东西时，他茫然地四处

瞅了瞅，然后连连摇头说：“我和老伴儿分居一年多了。她的屋我一直没进过。她的钱财物我说不清。”

“谁能了解她的情况？”

“二女儿跟她好。你们问她吧。”

“你们一共几个孩子？”

“俩丫头一个儿子。”

“都在市里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中午，死者的两个女儿被传唤到现场。死者的大儿子出差去了外地。

一见到母亲的尸体，两个女儿都痛哭不止。但，可以看出，悲痛的程度明显不同。苗条、秀气的二女儿汪云玲一进屋便呼天抢地、拍手打掌、眼泪却没流多少。大女儿汪秀玲略微发胖，一副寡言少语的样子。她不顾母亲尸体的腐臭，扑在母亲身上，泪如雨下，最后昏倒在母亲尸体上。

两个女儿平静下来以后，侦察员和她们一块清查家中物品。大女儿只发现箱子上原有一台收录机不见了，其他便说不清楚了。二女儿则如数家珍般清点着母亲的钱物，最后认定：放在箱子底层的800元钱不见了；衣柜里还丢失了一件男式呢子上衣和一件驼色毛裤。侦察员们沉吟了一会儿。看来，侦破工作只有从查找这些被盗钱物和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入手了。

4月6日，天气十分寒冷。本来已开始进入春天了，可北方的春天反复无常。一连暖和了几天，气温又突然下降。西北风吹在脸上，让人一阵阵发冷。日头刚刚落下去，街上就断了行人。牛金砣缓缓走在空寂的街上，心中更感到身临

绝境的凄凉。

该到哪里去呢？回家吗？那是个什么样的家呀！一想到家，他就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要讨老婆，为什么要生儿子。倘若没有这个家，自己或许还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吧？

牛金砣的家在宁晋县。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，是全省最穷的地方。家中上有年近6旬的父母，下有3岁的儿子。他本来就没有能力结婚。游手好闲的父亲从来就不安心务农。家里连个象样的家具都没攒下。媳妇娶进门不到一年就有了儿子。一下子添了两张嘴，全靠他一个人土里刨食怎么行呢。正巧那一年国家放宽政策，村里不少壮劳力都进城赚大钱。在几个哥们儿的鼓动下，牛金砣也离开穷家乡，盲目地加入了流入城市的劳动大军。

然而，城市里的钱也不好挣。流入城市的农村壮劳力越来越多，找工作就成了第一大困难。他和几个哥们儿常常找不到活儿干。还是领头的几个哥们儿心眼“活”，他们会投机取巧、会蒙会骗、会小偷小摸。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吃了人家的，喝了人家的，就得听人家指挥，只要不出大格，能往家里送钱，总比让老婆孩子借粮吃强。

那是两年前的夏天。他高高兴兴地回家送钱，到了家却不见媳妇和儿子的身影。屋里空荡荡的，媳妇和儿子的东西全都不见了，炕上、地下落满了灰尘。这屋里显然已多日没有住人啦。他转身跑到下屋去找父亲。父亲也不在家，只有母亲盘腿坐在炕沿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旱烟。

“妈！玉凤和小锁呢？”

母亲抬起黑瘦的长脸，看了看他，又把头低下去，然后叹着气说：“唉，回娘家啦。”

“出啥事儿啦？咋地啦？”

好一阵，母亲没说话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他知道，饱食终日的母亲只要一日三餐有吃的，是从不过问家事的。

“爹上哪啦？”

“唉，这个老不死的！这个老不要脸！躲到县里你叔家去啦。”

“到底出啥事啦？”

“去问你媳妇吧。”

他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，便急忙赶到岳父家。

媳妇金玉凤躺在炕上，面容憔悴，一见了他就呜呜地哭起来，丈母娘在一旁数数叨叨。他也顾不上听，一再追问媳妇发生了什么事。

媳妇哭着告诉他：他走后不久的一天夜里，公公悄悄进了她的屋，把她强奸了。她怀了孕，刚刚做过人工流产。

他惊呆了，瞪着两眼半晌说不出话，只觉得有一团热辣辣的东西堵在胸口。

第二天，他找到县城里的叔叔家，当着叔叔的面把父亲痛打了一顿。

岳父岳母都鼓动女儿上法院去告，告公公强奸。也有人鼓动他和媳妇一块去告。有几个往日与父亲积怨很深的人，在鼓动他去法院告父亲的同时还告诉他一个惊人的秘密：牛义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！他本不姓牛，而姓汪！他的生身父母都住在石家庄市里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便跑去问母亲。母亲在他的再三逼问下，只得向他讲出真情——

29年前，在他还不满一岁的时候，父母因孩子多无力抚

养，经人介绍，便把他送给了牛义。父母用他只换回了一袋玉米和一包地瓜。就是这一袋玉米和一包地瓜，断送了他美好的前程。他本该住在城市里，过舒适的生活，如今却成了一个乡巴佬儿，一个到处流浪的无业游民！

妈的！他一向看不惯这个游手好闲的牛义，现在细想起来就越发恨他。告！告他个强奸罪。让法院判他十年八年的，老东西死在里边，这份家产就全归我了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汽笛的吼叫把牛金砣从迷迷糊糊中唤醒。他这才发现自己已来到石家庄火车站。一路上又困又冷，昏昏沉沉的，仿佛睡了一觉，做了个恶梦。眼下清醒过来，越发觉得浑身冷得战栗不止。他把肮脏的破棉袄用力向身上裹了裹。

火车站候车室里射出柔和的灯光，他感到了一丝暖意。眼下最要紧的是睡上一觉。究竟该去哪里，等睡醒了再说。主意拿定，他便快步向火车站候车室走去。

石家庄市胜利路有一处热闹的自行车交易市场。等价出卖的新车、旧车沿路两旁一字排开。这里人群熙攘、拥挤不堪。每台车前都围着一群人。真心买车的不多，大都是些凑热闹的闲人。在讨价还价、议论帮腔、凑趣打浑的一片吵嚷声中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有3位身着灰色工装、蓝色制服的便衣警察正在人群中四处搜寻。

这几位桥东公安分局的侦察员，是阜康路重大盗窃杀人案侦破指挥部派出的第一侦察小组，领头的是身高体壮的刘晔。他们已经在这里守候一天了，仍然没有发现可疑目标。

眼看黄昏将至，小曹沉不住气了：“组长，没戏了。”

“屁！”大个子刘晔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一早一晚才是寻找

目标的好时候。”

刘晔的话没说完，突然眼望着市场北头低声说：“注意北边！”

3个人立刻散开，成三角形溜溜达达向市场北头走去。

一个身材矮瘦、头发卷曲、戴变色镜的青年人正推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从北头进入市场。这台新车没走出多远就被几个人围上了。3名侦察员也先后走近。机灵的小曹首先看见了车号：正是阜康路杀人现场那辆被盗的自行车！他向大个子刘晔递了个眼色。刘晔撇了撇嘴，悄悄离开，向市场管理所走去。

两分钟后，一位身着灰制服的市场管理员来到青年面前：“你这车有发票吗？”

青年慌忙摸了摸衣兜，然后讪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发票忘了带了。来时候换衣服，一忙和……”

“请你到管理所登记一下。”

青年人争辩了几句，还是无可奈何地来到了管理所。一进门他便看见迎面一张办公桌旁坐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。那一双咄咄逼视的目光，使他不由得心慌起来。

“坐下。”中年人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说，“我是公安局的。我们正在查找一台被盗的飞鸽牌自行车。经核对车号，正是你要卖的这台。”

“我可没偷车呀！”青年人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“这车是我买的。真的，说老实话，那小子卖得太便宜，我当时也想到这车可能不是好来的。可这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买的？”

“昨天。昨天中午。”

“在哪买的？”

“火车站，站前。”

“从什么人手里买的？把详细过程讲一下。”

“好的好的。”青年人坐下来，搓着两手，小眼睛在眼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动。“昨天中午我下早班骑车回家。经过站前时，顺便到市场转了转。离开市场以后，我刚要去存车处取车，就在东头那条胡同里遇见一个穿风衣的小伙儿推着这辆飞鸽。他低声问我想不想买自行车，他等钱用，可以便宜点。讲来讲去讲妥了70元。说实在的，我从开始就怀疑这辆车。”

“那人长得什么样？有什么特征？”

“嗯……个不高，挺胖，分头，长脸，特征吗，也没什么……啊，山东口音！肯定是山东人。一脸的青春美丽豆儿。”

“山东人，怎么上石家庄来卖车？”

“这个……不好说，其实我当时就猜出他这车可能是偷的。可是我为了赚俩钱儿，又不好多问。”

“好吧。我们会找到这个山东人的。”刘晔站起身说，“不过，在没找到这个山东人以前，也只好委屈你了。”

刘晔派另两名侦察员将这青年带回分局，自己赶往指挥部报告。

在刘晔小组找到飞鸽自行车的同时，指挥部派出的第三侦察小组正赶往向阳街鞋帽市场，他们要找一个化名汪坤玲的女青年。

在他们走访死者家附近邻居过程中，有人反映：前些时候，有个20多岁的姑娘在汪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据说是汪敏荣

认的干闺女，那时候汪敏荣老两口还没有分居，在合伙做生意，那干闺女帮他们提货送货，有时还替他们站柜台，后来发现他们家里经常有吵嘴打架的声音，3个人也明显疏远了。不久，那姑娘搬出了汪家，老两口便各立门户、分居单过了。

侦察小组走访了汪敏荣的儿女和亲友，证实两年前他确实认了一个干闺女，名叫华彩莲，原是巨鹿县农民，是经亲戚介绍，来石家庄帮助汪家老两口做生意的。开始和老两口住在一起，后来因为汪敏荣把钱交给汪坤玲保管，王桂琴渐渐与汪敏荣矛盾激化，最后不得不分居，生意上也分开了。汪坤玲不得不从家中搬出。

据汪敏荣二女儿汪云玲反映，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对她说过：汪敏荣与他干闺女有不正当关系，这一情况引起了侦察小组的注意。

汪敏荣声称，4月12日发现家中被盗以前是在女儿那里。经进一步查问才知，他所说的女儿正是干闺女汪坤玲。侦察组长张锐注意到他说话时的神态略有些不自然，便逼视着他问：

“你在干闺女那呆了几天？”

“就一天。”汪敏荣仍旧是一副沉着镇定的神态。“因为那天买卖收得晚，我就在她那吃的饭。”

“这以前你在哪？”

“以前……你指什么时候？”

“4月6号。”

“6号……我在外地，在外地联系货。”

尽管他还摆出镇定自若的样子，可张锐已看出他是在说

谎。看来，汪敏荣有作案嫌疑。

汪敏荣与干闺女有了暧昧关系以后，便和老伴分了家，原来合伙经营的卖鞋生意也彻底分开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会不会有分财不均的情况？例如，死者王桂琴可能利用汪敏荣与干闺女的暧昧关系作要挟，把绝大部分钱财据为己有，汪敏荣对此怀恨在心，就可能图财害命。

对汪敏荣与干闺女的不正当关系，王桂琴恨之入骨。她不仅对二女儿讲过，而且把这事在邻里和亲友之间大肆张扬过。老两口可能因此结下冤仇。汪敏荣为报复杀人，然后制造了被盗的假现场。这样，既可除掉心腹之患，又可实现与汪坤玲永久同居的目的。然而有一点却不能不令人难以置信：看似壮年的汪敏荣，实际年龄已是64岁，而汪坤玲仅仅20岁刚过，她真会与汪敏荣同床共枕，过起夫妻生活吗？

“组长，到了。”

张锐的思绪被小陈的一声低唤截断。他抬眼向车窗外望去，见汽车停在了向阳街鞋市街口。

3名侦察员下了车，绕过吵吵嚷嚷的市场，来到市场后面的一个胡同，在一幢灰色平房前停住。这便是汪坤玲搬出汪家后，干爹为她租的房子。房东姓刘。

小陈上前敲了门，出来的是位50几岁的妇女。

“您是刘玉英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小陈亮出了证件，3名侦察员被让进屋。

张锐说明了来意，刘玉英沉思起来。

“要说老汪头儿，倒是常来他闺女这儿，10月初这几天，他有好几个早晨都在这儿，因为我看见他的自行车放在院子



平米的单间，屋内陈设简单，家具都很普通，房主是个朴实的老人，她的话是可信的。看来汪敏荣与汪坤玲的暧昧关系的确存在，张锐又想起发现王桂琴尸体那天汪敏荣的神态，他脸上似乎没有表现出惊惧和悲痛，有点麻木不仁，问到 he 前几天的行踪时，他的回答有些躲躲闪闪，问到他家子女情况，他显然有意隐瞒了干女儿汪坤玲。照此推断，他是具备作案时间的。现在的关键是在时间上……

屋门响过之后，一位粗眉大眼，脸色红润的姑娘随陈秀婷走进来。她把屋内的两名侦察员扫了一眼，便扭头望向一边，目光里透出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神情。看得出，这是个常年在外的农村姑娘。

“你是叫华彩莲吧？”张锐问。

“那是原来的名字。”

“你现在一个人做生意？”

“不，两个人。”

“谁和你一块干？”

“干爹，你是明知故问吧。”

“汪敏荣常来你这儿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我指的是晚上，夜里，你们住在一起？”

“嗯哼。”

“那么你们除了干爹干女儿之外，还应该有别的关系吧？”

“当然，我是他的情妇。”她把头一扬，满头烫出的卷发随着甩动了一下。

张锐不由得皱了皱眉，“那么我问你两个问题，你要如